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山陰 陸 游 務觀 著

記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窻窻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折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奥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

必成窀讀書取暢遣性灵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婁变行不過数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説古事或共柸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録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禄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莫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説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　詔即建州邵武軍置邵武縣為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宮軍壘囹圄倉廩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

爲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遂始復縣
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滕地皆
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
它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爲縣始至
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爲盛
衰自建炎已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　高宗皇
帝至今　天子歷　四聖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壽
豐公饒私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
百有奇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爲戶十四萬二千一
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萬六千四百

本命道場以祈　兩殿之福
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
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
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牓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牓悉
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
紙唐陸東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
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
賢十二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
食息有堂鍾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久有其所揵椎鼓
鍾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蓺跡鑿莫不極思致區
處之妙而西巖尤爲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

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
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
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
曰願有述焉某實紹興朝士歷事　四朝三備史官名
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
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
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
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
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
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來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
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
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
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
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
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戒智玻行慈誓不怠
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
墻立者賫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
委伐石於山陶甓於竈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

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刹然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于中而左則彌勒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虖亦盛矣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為記則華嘗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售不忍拒也乃為之書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邑人讙傳以為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恠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虞遊乃因子虞請記歲月餘不得辭也昔我　藝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于有司以為殿宇於虖祖　宗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為非急務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戸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　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爲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于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爲閣至嘉泰元年太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爲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顏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㮚來爲郡閣之役尚未既也於是窓戶闌楯瓦甓髹丹絫然皆備又爲兩廡達于講堂高廣[illegible]無遺力南山在其上[illegible]其下煙雲百變朝暮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庫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　孝宗　光宗兩朝實録業大事業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皐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

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不能知堯舜禹皐陶之心雖典謨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為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處羲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皐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不慍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屠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　國朝開寶九年始為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方是時事廢不舉地荒不糞棟桷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為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為寺天造地設者至矣而人力不能充焉故寖壞至于此天其使我此地歟乃謀諸為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蓋寺在金華山之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

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賔客進趨擯相禮翼將吏武士執櫃執何然後為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趨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於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訾耶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脩廊傑閣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湢帑庾之所繚垣三墻引為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玘有道行為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美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稾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耄不敢也今茲之役池為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

皆疏河以通餫餉此為氐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為
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
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
之自朔為餫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
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餫也蘇翰林嘗過奔牛
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縣
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
諸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
己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
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為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
丘君壽隆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于轉運使
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
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出之
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
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為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材
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
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　朝廷在故都時
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
下足故此閘尤為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
自　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

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複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閘之功與趙侯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相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老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陸某記

于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爲天下重地尚矣粵自　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爲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天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道于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吳興施侯之來爲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蔽虧鳧鴈翔泳蓋

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爲四楹縱爲七架前爲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旁又有麗牲擊鮮與吏士更休之區翼室脩廊以陪以擁斲削髹丹皆極工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既取來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西勢于簡繪其棟宇于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　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匡脫閭猶能詠歎以爲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爲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強承命終以負媿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爲朝散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庵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湢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濬泉以與學者共之既命成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

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況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為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　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槖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太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第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揷竹為籬如其地之數種五石菖潛泉為池植千葉白芙蕖又雜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頴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

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躰制變革間亦吟諷為長謠短章楚調唐律訓荅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具足以致此於虖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　詔以嚴州又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為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聞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幙府間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盥櫝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為上有平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

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爲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斂以畀浮屠之奉祠者又即祠之右創爲佛院棲鍾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礱美石請記於予予曰嚴名城也自 大駕巡幸臨安以 朝士出守者興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往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祀冠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爲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爲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顏子孟子以爲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　先朝學校盛

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已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衮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于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剸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于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　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　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劒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

道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
梵隆以異材贍學高操絕藝自結　上知不由先容得
對內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
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
政與義皆爲賦詩勒銘傳于天下矣至是詔賜庵居於
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天
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
願留久之示化　上爲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
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
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

有奇爲郡境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
於傳舍　詔勅法令圖志符檄護蔵不嚴棲列無所決
訟問囚延　見丞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庫陋仰
漏旁穿非　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
宜姑置弗　議比爲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寃庭無弗直之
訟善無濫　刑惡無佚罰太守趙侯不譴知君爲深君所
設施郡未嘗以勢捷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
爲輒共成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
度之餘爲錢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
巳落成出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

寧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
舊觀加焉而木章竹箇尾髦髹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畀
予梓匠杇鏝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
知吏不得沿以為姦非君之才有餘願能若是哉堂之
名有九曰壹簾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聽
雲軒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牓多君自書有筆
法其命名之意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
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
造為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
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之才稱於世且猶
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
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為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沿汴涉淮絶
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　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雨
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
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降遽篠
一履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為縣令丞簿者哉及
王室中興內外粗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
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　四聖相授天

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追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財其舉事爲尤難若諸暨主丁君宗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爲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廨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廨乃故盜廩藉濕支傾殆不可居然閱一百二十年爲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除不侈不陋不費于公不斂于民竹箇木章瓦甓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

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輙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爾遠則益疏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疏而不以先人爲親疏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

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虖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隸去為浮圖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為是者有幾非以為不美而不為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此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景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其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庶幾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人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于朝干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

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爲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州爲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爲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絶其饟道奪俘虜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堅壁虜窮乃盡遯侯又出[illegible]州以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爲之果取勝策勳具拜逆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爲功方脩水門之備濟河渠二丈乃得芹人撒星樁橫亘兩城間始知昔固有此舉遂益植新樁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記益堅予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勲業也故采之僉論以叙其始末昔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況如侯之功光明卓絶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為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為之者士於可為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為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為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為也然為此者寡也或易之為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為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伸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无晦所為記其後又以錢百萬刱為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為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為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愡右則艮齋謝公昌國書其顏愡堂之後榮木軒則又朱子實書之於虖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之士爾為社倉以惠其鄉為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于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不媿則民殷俗媺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吳君兄弟為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

興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涣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加定元年五月甲子日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升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寖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八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于四方有器局迨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下爲子孫基業閎堂傑閣房奥廊序樓鍾之樓櫝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廚湢浴無一不備爲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

孤峭奇秀常有煙雲暎帶其旁卜地者以為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繞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塔公實與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為哉予報之曰予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馭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耶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為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停丹雘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夫他彼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談之數於虛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橘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儁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內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已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筭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庫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

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
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
客不可強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遺書於
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
皐伯通廡下至今吳有皐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
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薶沒決矣尚
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爲之書嘉定元年
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于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
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
子爲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 恩召爲史官朱公丞祕
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爲御史予領監事閒劇異趣會見
甚疏然每與同舍焚香煑茶於圖書鍾鼎之間時時言
及公未嘗不相 興懷絶歎也明年 國史奏 御之
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
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
哉士得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間 暇之日爲多
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
修舊夙宿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

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爲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顧方以爲歉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托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誓本末精粗相爲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郡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于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莽鹵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鬬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爲御史爲寺卿出與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爲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爲歉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爲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兖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

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爲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暎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